

巴黎之劇盜續編



華書
局印行

巴黎之劇盜續編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思復仇劇盜定奸謀 | 誤買薪播蘭遭慘禍 |
| 第二回 | 死非命臨危揮熱淚 | 受包圍脫險碎瑤琴 |
| 第三回 | 惜嬋娟盡苦口婆心 | 明來歷願改邪歸正 |
| 第四回 | 戀呼盧賭徒遭劇盜 | 入秘窟偵探扮司閭 |
| 第五回 | 馳汽車獨刦寶石商 | 宴蟠桃喬裝警視監 |
| 第六回 | 息電燈有心迷座客 | 避耳目故意佈疑兵 |
| 第七回 | 避暑客受騙墜危巢 | 均富團勒金填慾壑 |
| 第八回 | 肆恫喝徑郵書警署 | 憤橫行獨偵賊崇山 |

- | | | |
|------|----------|----------|
| 第九回 | 逼危機一女伏羣魔 | 鑽洞穴四人逃大險 |
| 第十回 | 傲烟霞樂園營怪窟 | 碰濃霧港口晦逃踪 |
| 第十一回 | 決網羅汽車刦銀行 | 鬪嬋娟美桃擒舊伴 |
| 第十二回 | 破黑獄焚巢雙盜馬 | 訊法庭服毒自戕身 |

巴黎之劇盜續編

第一回 思復仇劇盜定奸謀 誤買薪播蘭遭慘禍

一個臥室裏頭一切陳設布置均極蕪雜並沒半點風雅趣味。但是奇怪。那擺在案頭的花瓶鋪在椅上的繡褥均是來自東方的異品更有懸在壁間的古畫放在牀頭的玉佛又盡是世上罕有的奇珍臥室雖然不大豪華奢侈真個遠出東洋古代的甚麼王愷石崇之上。了這當兒那一個明亮透雪的玻璃窗被一幅卡了繡幔遮住外間太陽的光線並射不進來。所以室裏不大光亮。春晝沉沉睡覺最宜。那鐵絲牀上有個男子正在那裏昏昏沉沉睡想已夢入黃梁室裏除睡漢鼾聲偶作外并無別的音響極是閑。

靜。那。暖。爐。裏。的。火。雖。是。燃。得。暖。氣。四。溢。也。并。沒。半。點。劈。爆。之。音。好。
一。會。兒。有。個。美。人。兒。排。闥。而。入。曲。眉。豐。頰。流。月。亭。亭。玉。貌。絳。唇。含。
情。脈。脈。穿。着。一。身。薔。薇。色。外。衣。體。態。嬌。嬈。年。剛。花。信。腰。輕。楊。柳。疑。
漢。苑。之。飛。仙。步。緩。金。蓮。恍。洛。川。之。妃。子。悄。悄。來。至。牀。前。那。帳。幔。原。
沒。放。下。當。下。美。人。看。見。被。窩。裏。男。子。睡。的。這。麼。酣。暢。不。禁。嬌。然。一。
笑。頓。見。芙。蓉。靨。上。呈。出。兩。個。微。渦。美。人。更。走。近。窗。前。掀。起。那。卡。丁。
繡。幔。霎。時。外。間。光。線。自。外。流。將。入。來。室。內。光。明。無。比。照。見。美。人。顏。
色。衣。裳。越。發。嬌。豔。無。倫。忙。把。兩。扇。玻。窗。開。了。又。把。暖。爐。的。火。也。略。
撥。了。撥。方。返。其。驚。鴻。飛。燕。之。身。來。到。牀。前。掀。開。鴛。錦。被。在。男。子。
肩。上。拍。了。幾。下。又。推。了。推。方。嚀。着。嬌。腔。喚。道。甚。麼。時。候。了。還。不。快。
起。來。只。一。味。挺。屍。美。人。顏。色。雖。然。美。麗。說。話。卻。極。粗。魯。叫。人。聽。見。

就知道是個沒受過甚麼高等教育的當下那睡着的男子禁不住這一陣亂搖亂推。哼了聲兒。睡眼朦朧的道。是誰說着。早又把眼合上去了。那美人又將男子推了下道。我是美桃。還不快起來呢。男子聽了。方問到底是甚麼時候了。自稱美桃的那個美人便道。已經是兩點鐘。你當是天色尙早麼。男子驚說道。兩點鐘麼。那可太過遲了。說着一骨碌爬將起來。揉揉眼睛。走到窗前。往外邊望了望。忙說。真個這個時候了。忙趿着斯律撥鞋。走到隔壁房子盥洗過。又穿換過衣服。方走到剛纔的臥室來。嚷說。肚子餓了。快吃餐去。那美桃正把被褥摺疊完好。忙偕著男子出了臥室。到餐房裏來。刀叉一切。早經擺好。男子纔坐下。便問他們那裏去了。怎麼止得你一個人。美桃道。他們都出去了。就這些菜。還是我親手

弄的。男子笑說。這個。真是。當不起。美桃把菜一樣一樣的端過來。男子慢慢咀嚼。美桃在傍盡心服侍。因問男子。昨兒的事。到底怎麼樣了。男子道。也沒怎的。因是拚命跑出來。所以異常疲困。回來便睡覺。若不是你來喚我。我還是未必能殼醒來。此刻身子。并不疲困了。精神也很健旺了。美桃含笑說道。這回子的事。真個難爲你。若是別人。斷然出不得險。說到這裏。忽又輕歛翠蛾的道。那播蘭偵探。實在利害。我想他必然知道。你還在巴黎依舊日夜偵伺着。你那男子聽了。笑道。你真個女人家見識。他那裏知道。我還得出來。不要太鯁鯁過慮。美桃又道。到底你是怎樣出來的。正說這裏。忽聽得呀的一聲響。那房門開處。進來的。正是個年紀三十餘歲的昂藏漢子。早上前向着吃餐的男子道。首領沒事出來。真個

如天之福。我們都喜歡的。不得。男子放下刀叉。呵呵大笑道。華利孟。你看我們的本事。將來被播蘭知道了。他佩服不佩服。那華利孟。那個漢子。忙說。這個自然說着。又和美桃爲禮。便又對美桃道。美桃姑娘。我們好久沒見面了。我這回子。奉了首領的命令。下鄉。今兒纔回來。想到菜館裏吃個午飯。只聽得好些人紛紛傳說。Z團的首領。昨兒被播蘭追入地穴。用炸藥炸得粉碎。我想那裏有這等事。我們的首領。不要說甚麼播蘭。就是福爾摩斯也非首領的對手。所以他們雖說得千真萬真。我卻是半信半疑。忙跑回這裏來。果不出我所料。想起那些人無智無識。只管迷信偵探和警察的一片謊話。真個可笑。美桃道。可不是我昨兒聽見那些新聞。也是半信半疑的。誰知道他昨晚果然無事回來。我纔放心。二

人說着。那男子龍吞虎咽。風捲殘雪一般。早把餐飯吃個罄盡。便又笑對二人道。今朝的新聞紙。我並沒有過目。諒必有好些極不通的議論了。說罷。又呵呵大笑。看官爾道。這男子是誰。不消說是Z團的首領紀克麥了。當下美桃和華利孟。又問紀克麥。被播蘭那厮困住。到底怎樣得脫。紀克麥道。也沒怎的。我不過將那些跟着我的警察。踢倒幾個。飛往埋藏地雷的所在。用脚尖在消息上頭。點了一下。地雷登時爆發。把那些警察都炸斃了。最可恨的那播蘭。被他走了。不會把他炸傷毫髮。我倒白擔了一場驚恐。那厮真是我前世真的冤家。總要把他拿住。千萬剛方洩我心頭之恨。此刻我已有了。一條計策。不知道成功不成功的呢。二人忙問。是條甚麼計策。可否告訴我們。知道紀克麥道。有怎麼不行。便附着。

他們耳朵悄悄兒的告訴一遍。二人聽了，俱點頭說：「真個妙計！」斷然成功。紀克麥又笑吟吟的道：「這叫做釜底抽薪之計，一次成功，便可永絕禍根。」二人聽說，也是歡天喜地。在那裏私相慶幸，不言紀克麥暗定下奸謀，想害播蘭。且說巴黎市民，因見各大新聞俱登載着「團首領紀克麥燬巢自滅事實」，大家均互相額手稱慶，以爲大慙已除。從此市民可以高枕喜悅之情，不必細表。有一天黃昏時候，暮色微茫，那偵探播蘭事務所後邊有個鄉老頭兒，衣服甚是襤褸，背上負着乾柴，數把恰好事務所，的雜役正站在角門上，瞧見了，便喚賣柴的那鄉老兒忙回頭來說：「你要買柴麼？」我這柴正要賣的，雜役點點頭兒說：「我亦不必一定要買，不過我瞧見你這柴都是乾柴，很合上等暖爐之用，所以叫你來問問。」

價。錢。若。肯。讓。點。子。我。倒。可。以。省。些。工。夫。巴。巴。的。跑。到。薪。炭。鋪。裏。頭。去。要。是。太。貴。了。還。是。買。不。成。功。原。來。巴。黎。富。貴。人。家。的。暖。爐。都。不。用。煤。大。概。俱。用。乾。柴。當。下。那。老。頭。兒。忙。把。柴。把。放。下。那。灣。下。去。的。腰。好。容。易。用。手。扶。着。雙。膝。纔。慢。慢。伸。將。起。來。還。是。曲。的。和。駱。駝。一。般。喘。呼。呼。的。道。天。哪！可。憐。我！我。的。女。人。上。月。去。世。接。着。我。兒。子。得。病。現。在。身。子。還。沒。大。好。爺。兒。兩。口。生。計。艱。難。那。裏。有。錢。給。他。醫。病。今。兒。聽。得。人。家。說。巴。黎。城。裏。柴。價。很。好。急。忙。將。去。年。砍。下。來。家。用。的。柴。揀。得。幾。把。又。乾。又。好。的。趕。進。城。來。賣。幾。個。錢。買。些。肉。鮮。回。去。給。我。那。病。後。的。兒。子。吃。吃。那。知。沿。門。叫。喚。了。一。會。兒。並。沒。人。要。天。色。又。黑。了。我。心。裏。十。分。慌。天。哪！可。憐。我！那。事。務。所。的。雜。役。見。他。老。態。龍。鍾。又。兼。言。詞。慘。惻。怪。可。憐。見。的。不。禁。動。了。憐。貧。恤。

老。的。念。頭。口。裏。還。說。不。要。累。贅。了。到。底。爾。想。賣。多。少。錢。鄉。老。兒。又。
道。只。要。爾。老。可。憐。我。點。子。價。錢。我。是。由。得。爾。老。隨。意。給。的。諒。爾。老。
這。等。勢。派。的。人。那。有。叫。我。吃。虧。的。理。雜。役。便。道。既。這。樣。說。給。你。兩。
個。佛。郎。罷。你。情。愿。不。情。愿。那。鄉。老。兒。卽。時。歡。天。喜。地。的。道。我。說。你。
老。是。個。闊。人。果。然。不。錯。有。了。這。個。價。錢。我。拿。過。手。不。要。說。買。肉。鮮。
的。錢。有。了。還。發。明。天。吃。藥。呢。你。老。真。是。個。仁。慈。君。子。那。雜。役。從。沒。
受。人。如。此。恭。維。過。當。下。好。不。得。意。便。說。爾。老。人。家。既。肯。把。這。柴。賣。
給。我。就。快。拿。柴。跟。我。進。裏。面。來。罷。鄉。老。兒。忙。又。諾。諾。連。聲。答。應。着。
纔。蹲。下。去。把。地。上。柴。把。取。起。雜。役。幫。着。他。放。穩。在。肩。頭。上。站。起。身。
一。步。一。步。兒。的。拐。着。跟。了。雜。役。進。裏。面。來。穿。過。廚。房。經。由。客。廳。來。
到。辦。理。公。務。之。室。那。裏。頭。有。個。幫。着。偵。探。辦。理。文。件。雜。務。的。後。生。

正埋頭案下一心不亂筆不停揮聽見有人進來擡頭一望見是雜役和送柴把的便並不在意依舊理他的紛如蜩集的公務這裏鄉老兒釘了那後生一眼面上露出駭異神色一瞥之間早又回復過來依着雜役的話慢慢將肩上柴把盡卸放室內暖爐傍邊雜役因摸出兩個佛郎給他鄉老兒稱謝了幾聲纔走出來要往廚房那邊去誰知這個時候播蘭正從外間回來瞧見了忙問雜役這老兒是來幹甚麼的雜役嘻笑說道這老兒是纔從鄉裏頭來的因他家裏貧苦又兼兒子有病背着柴把沿街叫賣我問他價錢並不敢高抬多索恰好這辦公室暖爐也沒得柴燒了所以我都給他買了叫他拿了進來播蘭瞧了老者一眼因說給他買了最好價錢最要給得公平又對老者道兒子有病老人就

難免操心。下次只管拿到這裏來。我這裏定然給你買起來的。賣柴的老兒忙說：「難得先生如此慈和禮恤，貧苦就是府上的大管家也分外好些。」所謂有其主必有其僕了。遲日有柴拿進城來，總還要爾老先生照顧。就是說着，蹭蹭蹬蹬，一步一步兒的就拐往廚房那邊，又向雜役千多萬謝，方纔出了角門，自去來到街口。那裏有個漢子問道：「事體怎麼樣了？」鄉老兒道：「險些兒臊了我，纔進去，止得他一個手下在辦公室裏整理文件，那裏暖爐並沒甚麼熱氣。正要添薪時候，我恐怕他就拿來添起來，誰知那厮不瞅不睬，正合我意，剛跨出門外，又碰着播蘭那厮回來，並瞧不出我是甚麼人，反好好兒的招呼起來，我心裏不禁好笑。如今事體妥當，播蘭的命總在頃刻間了。」那漢子聽見喜的了不得，忙說：「這是

首領的福氣。鄉老兒高興。還要說甚麼時。一邊遠遠兒的來了兩個人。把這裏的話打斷。鄉老兒和那漢子。急忙分頭自去看官。爾道這鄉老兒是誰。不消說。就是紀克麥了。按下這邊慢表。且說那事務所裏頭的偵探播蘭。回來之後。片晌。就和他的手下同用晚餐。回到辦公室裏。一頭吸煙。一頭想起那日和紀克麥進了地穴。被他用埋伏地雷炸死警察多名。若不是自己離得他尙遠。就幾乎連自己性命。都不免葬送在那裏頭了。只那廝到底。是焚巢自滅呢。還是單那些警察被炸。被他逃往別處去呢。這個却是層疑問。但據去收拾那些被炸屍首的回來報告說。雖是那些屍首。一概俱炸得血肉模糊。難以辨認。但細認那些衣服的碎片。都止有警察制服的厚呢絨。并沒別的材料。這樣看起來。紀克麥那廝必

尙未死。大約已被他逃去了。自己一場辛苦。纔把他捕住。又被他逃去。真個鏡裏拈花。水中撈月似的。落得一個空字。巴黎的人尙睡在鼓裏。以爲大患已除。今天的新聞紙。連篇累牘。說些盡是隔靴搔癢的話。這事於我至有關係。將來紀克麥重復出頭之日。大家必然說我欺罔。巴黎市民甚或詰難蠶起我的名譽。難免立時掃地無餘。播蘭想到這裏。不禁毛骨悚然。身上有些冷冷兒的忙將椅子挪近暖爐傍邊。覺得也沒暖氣。瞧了瞧。纔知道爐裏的火將近熄了。播蘭想要叫雜役進來添薪。時恰好那幫辦文件的。那位書記正從外邊走進辦公室來。便說爐子裏的火。諒要沒了。待我添上去罷。播蘭點點頭兒。一頭吸煙。一頭還只管思索。搜尋紀克麥之策。十分沉悶。這也是數有前定。當下那位書記掀開爐蓋。

見裏頭火勢雖弱，餘燼猶燃。即忙拿起，纔向鄉老兒買的薪把雜投下去。蓋炭爐蓋出去，淨手霎時聽得轟然一爆，其響震天。一座鐵暖爐變成碎片，四下裏飛射。同時一陣悲鳴的怪聲，極是可怖。正是播蘭在暖爐傍邊躲避，不來受了重傷。要知播蘭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死非命臨危揮熱淚 受包圍脫險碎瑤琴

話說巴黎的名探播蘭，因誤買了紀克麥的柴把，拿來攔到事務所辦公室裏的暖爐中，以致霎時爆發，碎鐵亂飛。當下受了重傷，自不必說。一時他的手下忙忙碌碌，將播蘭抬往醫院裏醫治。到得次日，巴黎的大新聞紙上有條新聞是：

◎名探播蘭之奇禍